

新曲藝譜書

測量拒馬河

·第十五回·

王彭壽等作

行謹店書

測量拒馬河

王敬業等作

新華書店發行

·書名堅曲新·

測量抗拒馬河

作者

王彭壽等

發行者

新華書店

編輯者

中國文藝創作研究會

初版日期 1950年九月

印數 1-10,000 (原)

目 錄

測量拒馬河	王彭壽	一
金妹與小蘭	劉迺崇	三
老侯哥	王彭壽	四
蛇里修練記	王彭壽、劉銅振	二〇

測量拒馬河

王彭壽

一九五〇勝利年，

察哈爾南邊有個易縣，

有一道北拒馬河直通着河北省，

想當初日本鬼子來侵略，

計劃在紫荆關利用水力來發電，

他打算把中國變成殖民地，

就開始動員給他破壞，

工程修了三年整，

可笑他整車的物資給我們送，

日本投降來了反動派，

進一步喪心病狂發動內戰，

到現在全國解放眼看不遠，

回頭來再說說華北電業，

自從解放我們工人全都加油幹，

有一個故事我談一談。
城西七十里就是紫荆關；

連貫那涿州良鄉潔水和房山。

奪去了中國的多半邊天。

爲的是製造武器有電源。

八路軍知道了消息怒氣沖天。

爲的是錦繡江山能以保全。

也不過完成了十分二三。

八路軍把車留下單把人送還。

反動派來接收就知道搜錢。

宣傳那中美聯合滿嘴胡言。

必須要全心全力建設當先。

工程處土木課所屬測量班。

爲的是支援前線解放台灣。

公司裏訂下了五年計劃，

又從新提起來開發水利，

頭一次由十幾個人組織的踏勘隊，

調查完回北京重新設計，

呂維民同志當隊長，

來到了紫荊關打開藍圖底，

一路上奔波全透着累，

大家出發尋找那水準基點，

一隊人分六股四外細看，

轟啦啦水聲是一條長河名叫北拒馬，

山上邊稀稀落落有幾棵小松樹，

找遍了草根石縫也沒有發現，

回到了宿舍全都是長吁短嘆，

問諸位遠道而來多辛苦，

爲人民服務做的很够，

呂隊長開言又把眉皺，

測量起手必須有水準基點，

三十人出去多半晌，

因爲是發展工業電力爲先。

一半爲了發電一半灌溉莊田。

履顧着拒馬河到了紫荊關。

測量隊正式出發一同向前。

還有五位測量員。

找到了水準基點心內喜歡。

躺在牀上一覺到明天。

按着圖順着小道就上了山。

只看見山連山來山套着山。

這條河圍繞着山峯來回轉彎。

九月天氣嗖嗖的小風吹的人遍體生寒。

大家夥垂頭喪氣往回翻。

又來了本村幹部名叫劉元。

僅僅的休息一夜就把山盤；

但不知成績如何請對我言。

我們出去白耽誤早半天；

這張圖恐怕是不完全。

並沒有發現在哪邊。

劉元聽開言道，

我是個外行不知道什麼是水準基點，

隊長聽又把劉同志叫：

老劉元聽罷了哈哈大笑，

想當初日本鬼子也到此測量，

他前腳剛剛打好導線，

一次兩次連三次，

無奈何就在這院中西南角，

大家夥聽聽拍手哈哈樂，

果然是院西南有個石樁子，

雖然是日晒雨淋湊合着還能看得見，

老劉元又談了多一會，

吃完飯二次出發向前走，

前三天工作還順利，

河那邊峭壁懸崖高有六百米，

若要是測量它的橫斷面，

眼看那山高無道路，

大家夥你看着我來我看著你，

尊一聲同志請聽言：

能不能對我表白一番？

就把那水準基點的意義形狀說個周全。

你們是捨近求遠自找麻煩。

我們的游擊隊就開始與他胡纏；

到晚上就把那木樁石樁拔個淨又乾。

急的他們搓手跺腳來回轉彎。

立了塊石頭把基點安。

一個跟着一個就往外竄。

上面的高度數目寫在上邊。

大家到此才把心安。

他走了以後大家這才把飯餐，

測量那山根底下拒馬川。

往後的地形測量實在難。

河這邊白茫茫一片淺沙灘。

必須過河把山盤。

又見那急流河水滾滾翻。

一個個心中暗自打算盤。

有心要翻過河攀登峭壁，

有心要另尋道路上山去，

無奈何咬定牙根商量着辦，

手拿花桿先試試深淺，

水勢甚急難行走，

河水冰涼凜的噚噚噚，

弟兄們互相鼓勵互相警惕，

嘴裏唱着咱們工人有力量，

腳底下石頭子硌的直咧嘴，

冲的身子來回撓，

費了九牛二虎勁，

過了河大家開始向前跑，

脫下了褲又擰乾了水，

一聲吆喝往上闖，

到這裏發揮了團結互助，

上得出來回頭看，

測量完畢往回走，

像這樣工作一天得有三兩次，

若要是掉下來小命草玩完。

豈不是難成任務枉費時間。

不會水的靠後會水的向前。

只好是携手攬腕肩靠肩。

一股涼氣透心寒。

往前看河面總有八十米寬。

直淌得噚噚噚水聲響連天。

一步一步挪向前。

若要是倒下再想起來難上難。

直走了半個多鐘頭才算到了河那邊。

爲的是活動血脈趕趕風寒。

磨拳擦掌勇往直前。

腳蹬着紫荊棵手抓着石頭尖。

幫助那身體弱的往上攀。

五百米的高度直上直下透着懸。

看起來下山還比上山難。

也奇怪全都是精神奮發沒有怨言。

原計劃工作時間兩個月，

三十五天就做完。

回來時由村級幹部召開了個會，

主席就是那老劉元。

會場上致詞來歡送，

我們隊長也答覆謝詞一大篇。

劉元說：「你們若建設水力來發電，

我們幫助人工不要錢。

因為是將來農村電氣化，

沒有旱澇才有吃穿。

提高生產城鄉互助，

工業發達全把光沾。」

臨走時有的人掉下淚，

戀戀不捨親人一般。

趕到了我們回到北京市，

只見那大街小巷紅旗遮滿了天。

原來是人民的政府已成立，

工人階級從此掌了大權這才是真正把身

翻。

金妹與小蘭(牌子曲)

劉迺崇

(曲頭)

團結最爲先，勞動莫偷閑。

新社會人民做主，不似先前，

(數唱)有兩個紡紗的女工，

她二人在一家紡紗廠內，

必需要加緊學習，把思想健全。

金妹與小蘭，

工作在一個車間。

她二人本是同鄉，

到後來金妹她進了工廠，

她把那小蘭帶進廠裏，

舊社會重重壓迫，

因此上她二人團結互助，

真正是苦擰歲月，

直等到解放軍帶來了光明，

解放後工廠裏加緊生產，

真正是苦擰歲月，

撥開雲霧才見了青天，

有幾個工作人員來接管，（太平年）

金妹這麼一見，

和和氣氣不專權，

有什麼事情大夥兒商量着辦，（太平年）真正工人當家自己掌大權。（年太平）

她工作得真努力，

她常找工作員前去把話談，

有什麼問題她就提意見，（太平年）

她下工以後，

她還把紡紗的技術努力鑽研。（年太平）

參加了文工團，

家貧窮在一塊受難，

勤勞勤才勉強混上吃穿；

成天價工作不閑。

女工們受盡熬煎，

真像那親姐妹一般。

度日如年，

衆姐妹才把身翻。

她二人意見不合才惹起麻煩。

大家好喜歡，

他們與工人常把話來談。（年太平）

那些工作員，

幹活也不甚閑，

金妹這麼一見，

和和氣氣不專權，

有什麼事情大夥兒商量着辦，（太平年）真正工人當家自己掌大權。（年太平）

她工作得真努力，

她常找工作員前去把話談，

有什麼問題她就提意見，（太平年）

鑼鼓的聲音鬧喧天，

大家夥唱歌還把戲來演，（太平年）

高高興興喜喜歡歡。（年太平）

工廠變了樣，

在晚上還成立了識字班，

金妹她報了名也去把書唸，（太平

小蘭她總是無精打采閑坐在一邊。（年太平）

自從解放後，

小蘭她不住的暗打算盤，

「這些個穿制服的來接管，（太平

不用說是派了些個當兵的管制咱。」

（年太平）

想起了當初的事，

我爹爹當長工給人家種莊田，

當兵的幫助地主把我們來輕賤，（太平

對我們連踢帶打我們沒處去申冤。

（年太平）

你瞧這個金妹，

她總跟工作員們一塊打連連，

依我看那些當兵的沒有好心眼，（太平找一個機會我得把她攏。」（年太平）

(羅江怨)這天下了工，

叫聲「金妹，你聽我言，

小蘭把話談，

你莫非忘了當初遭、遭、遭苦難。

惡霸地主，

狗腿子漢奸，

反動軍隊，

一塊勾連。

當兵的總把咱、咱、咱作踐。

農村與工廠，

受盡壓迫，

工廠裏亞賽監牢，多、多、多黑暗。

都說解放了，見了青天，

怎麼又來了，這些個工作人員，

看起來我們還在人家手、手、手心兒攢。

跟他們接近，得把心坦，

常聽人說，他們是心辣嘴甜，

你要多加小心，聽、聽、聽我勸。

少提意見，閑話少談。

你別太相信，那些工作人員，

你要是吃了虧你可別、你可別、別把旁人怨。」

(南城調)金妹她一聽小蘭、說完一遍，

她擋住話頭兒、帶笑把話言：

「你別聽那些壞人、謠言惑衆，

工作員和過去的當兵的、可完全不一

般。」

他們幫助我們、來把活幹，

共產黨是咱們的救星、是咱們的先鋒

我們努力生產、才能够澈底把身翻。

隊，

我看你跟我一塊兒、去把書唸，

金妹說完、拉住小蘭的手，

「我用好言、將你來勸，

要去是你去、我可不去，

說完了她就往床上一躺，

小蘭她一見金妹、走出房去，

爲什麼金妹、她把心變，

那些人用什麼把戲、迷了她的眼，

反正那當年的事情、我死也難忘，

當兵的常幫着地主、把我們欺負，

雖說是這些工作員、不打又不罵，

倘若是他們、一旦把臉變，

(金錢蓮花落)金妹她工作積極學習更努力，

(一 嘴蓮花……)

帶動了工人們一個個的加油幹，

指引着咱們、大步走向前。

咱們努力學習、把道理懂完全。」

小蘭她把手一甩、帶怒又開言：

你不聽就拉倒、你幹嗎把我纏，

我不願意去見那些個工作人員。」

金妹她沒法兒、還是自己去唸書篇。

她翻身坐起、自語又自言，

想必是她中了、工作員的鬼套圈，

她誇起共產黨來、總是沒截又沒完。

我爹的言語、我牢牢記在心間，

有道是天下的烏鵲、顏色都一般。

那知道他們心裏、打得什麼鬼算盤，

跟他們靠得太近、可不能有光沾。」

(一 嘴
驛)
不多日她就加入了青年團。

她一心一意的就知這搞生產，

見着誰拉住了就把工作談。

小蘭說：「喲！你看人家到底是積極分子到處把股動獻，（一嘍蓮花）

誰還不知道哇！人家是個團員。」

金妹她冷言冷語的聽了不少，

（一嘍蓮花）

只因為小蘭跟她有成見，

她總想找一個機會勸小蘭，一見面沒等說話小蘭早就不耐煩。

「金妹呀！我告訴你，生產本是你們

積極分子的事兒，

與我們落後的分子有何干，

我小蘭生就是茅房的磚頭又臭又硬的脾氣不能改變，（一嘍蓮花）

我不說巴結差事，我是桑木的扁担寧

過幾天工廠以內搞競賽，

小組長召集開會來動員，

「我們這組成績不能落在後面，

大家夥兒齊心努力把任務完。」

衆女工你言我語來討論，

在一旁金妹也來把話談，

說「咱們這組想要爭取做模範，

只要是大家齊心我看也不費難。」

金妹她還沒說完這句話，

小蘭趕忙衝上前。

小蘭說：「誰管你們模範不模範，

誰願意積極誰積極，

依我看英雄模範也當不了白米飯，

你說說光榮能值多少錢。」（一嘍蓮花）

（一嘍蓮花）

幾句話說得金妹有了氣

你說的這是什麼話，

依我看分明你是破壞生產，

小蘭說：「你積極我哪配跟你比！」

你是個紅人兒，我哪敢太歲爺頭上來

把土揮，（一啜連花）

衆女工一見此情不待慢，

「小蘭哪！你的思想太頑固，

小蘭一聽，「喲！你們大夥兒都幫助

金妹跟我一個人幹，」（一啜連花）

只哭得頭昏眼花渾身沒有勁兒，
一個人悶悶不樂房裏躺，
想當初我們幹活都不好好幹，

我們大家團結起，

如今晚她們幹活不偷懶，

都說翻身做了主，

用手一指呼「小蘭！」

你怎麼諷言刺語說個沒完。

都像你國家的建設誰來擔。」

你不要拿這些話吓唬咱，

我哪兒敢在老虎嘴裏把牙扳。」（一

啜連花）

紛紛站起勸小蘭，

你得好好的檢討一番。」

一賭氣子就走了，可也沒等着會開完。（一啜連花）

啜連大哭她哭個沒完，

第二天她告了病假沒有上班，

越思越想心裏越煩。

我小蘭虎落平地受了孤單，

一磨洋工就是一天，

不讓那管工的欺負咱，

也不再反對那工作人員，

這件事情我看不穿。」

小蘭正在胡思亂想，

來了金妹和小組長，

金妹手端粥一碗，

「是不是着涼身得病，

你看你生病也不告訴我，

你這一天也沒吃飯，

小組長過來問長又問短，

小蘭聽眨巴眨巴眼，

「她們都不把我來怨，

往常她能說又會道，

勉強把粥喝下，

眼望着金妹和組長她們出門去，

(怯快書)小蘭她獨自一人躺在床上，

想當初我在家中受貧苦，

到後來介紹我到工廠裏，

只因工廠得解放，

我不該當前背後的說閑話，

再一想她說的道理也不錯。

忽聽門外有人言，
二人進門就來到床前，
滿臉帶笑便開言，
加點小心得多把衣裳穿，

要是耽誤了病，這可不是鬧着玩，

喝碗粥吧！不够我再去給你添！」

「你休息兩天再上班。」

不由得心中好羞慚，

反倒關心照顧咱。」

到今天張口結舌沒話言，

倒頭躺在牀上邊，

小蘭她思來想去可就睡不安。

淚珠滾滾流在腮邊。

我與金妹親生姐妹一樣般，

時常來照顧我小蘭，

我二人意見不合才起了爭端，

我對不起金妹待我的一片好心田。
工廠裏如今先前真是不一般，

到今天工廠的事情都是工人自己管，他們也時常把話講，

講的是人民政府我們工人階級來領

導，

越想越想我明白了，

正是小蘭從頭想，

小蘭她拉住金妹說不出話，

「聽說你昨天哭了一晚，

這一向都是我不好，

我沒有幫助你進步，

你有顧慮我也沒有多問你，

小蘭她未曾開言流下淚，

思想頑固不進步，

我恨死了壓迫人的反動派，

我對不起工友們也對不起你，

小蘭說到傷心處，

金妹她陪着小蘭一處睡，

金妹仔細把道理講，

工作員並不是一個人攬大權，講的是工人今天把身翻，

這些事實俱在也不是他們信口言，分明是我的思想頑固轉不過來彎。

又只見金妹下工來到床前，

金妹帶笑忙開言，

是不是心裏頭還在埋怨咱，

我只顧自己積極跑在前，

許多的道理我也沒有仔細談，

共產黨的政策我也沒宣傳。」

「只怪我自己的腦筋太簡單，

認不清如今當初不一般，

他讓我只把仇恨記心間，

對不起共產黨也對不起那些工作員。」

哭哭啼啼淚不乾，

她二人直談了半夜才安眠，

講的是如何建立革命人生觀。